

魯迅

論 文 學

S20/779

魯 迅
論 文 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21550

魯 迅
論 交 學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1396 字数228,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2 $\frac{1}{8}$ 插页3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2000册

定价(4)1.25元



魯迅

出版說明

本書選編魯迅關於文學問題的重要論文、演說和通信，都是整篇的或自成段落的，其他有關的零星言論沒有摘錄。這些文章系按寫作年月的先後排列；后面的兩個附錄：（一）是關於藝術的三篇論文，（二）是討論文學藝術的八通書信。

本書，連附錄在內，都選自我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所收《吶喊》、《墳》、《热风》、《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幾個集子和《書信》。書末所附注釋，也都取自《全集》，但作了一些相當的改動和增刪。

FZPC/OF

目 录

对于批評家的希望.....	1
《呐喊》自序.....	3
未有天才之前.....	9
俄文譯本《阿 Q 正传》序.....	18
杂忆.....	15
論睜了眼看.....	17
流产与断种.....	22
《华盖集》題記.....	24
阿 Q 正传的成因.....	27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藥及酒之关系.....	34
怎么写.....	51
革命文学.....	59
《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小引.....	61
文艺的大众化.....	63
“硬譯”与“文学的阶级性”.....	65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85
我們要批評家.....	91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	93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9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100
《野草》英文译本序.....	110
关于小说题词的通信.....	112
答北斗杂志社问.....	116
关于翻译的通信.....	118
論“第三种人”.....	125
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30
《自选集》自序.....	133
祝中俄文字之交.....	136
从諷刺到幽默.....	14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43
又論“第三种人”.....	147
《伪自由書》前記.....	152
“中国文坛的悲觀”.....	155
小品文的危机.....	157
选本.....	161
《总退却》序.....	164
答国际文学社問.....	166
論“旧形式的采用”.....	168
看書瑣記.....	172
趋时和复古.....	174
看書瑣記(三).....	176

答《戏》周刊編者信.....	178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183
叶紫作《丰收》序.....	191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說二集序.....	194
論諷刺.....	218
不應該那么写.....	216
什么是“諷刺”？.....	218
再論“文人相輕”.....	221
文坛三戶.....	228
从帮忙到扯淡.....	226
“題未定”草(一至三).....	228
几乎无事的悲剧.....	237
蕭紅作《生死場》序.....	240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242
“題未定”草(六至九).....	244
《出关》的“关”.....	259
論現在我們的文学运动.....	265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68

附 录 一

連环图画瑣談.....	272
漫談“漫画”.....	274
記苏联版画展覽会.....	277

附 录 二

致陈烟桥 (一九三四年)	282
致叶紫 (一九三四年)	284
致寶隱夫 (一九三四年)	286
致李樺 (二通, 一九三五年)	287
致賴少麒 (一九三五年)	291
致蔡斐君 (一九三五年)	293
致顏黎民 (一九三六年)	296
注 释	297

对于批評家的希望¹

前两三年的書报上，关于文艺的大抵只有几篇赝作（姑且这样說）和翻譯，于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的要求，現在批評家已經出現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以文艺如此幼稚的时候，而批評家还要发掘美点，想扇起文艺的火焰来，那好意实在很可感。即不然，或則叹息現代作品的浅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叹息現代作品之沒有血泪，那是怕著作界复归于輕佻。虽然似乎微辞过多，其实却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那也实在是很有感謝的。

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評論²，或則捞一点头脑板滯的先生們的睡余，或則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經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踐踏，則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評的权威。試將粗淺的事来比罢，譬如厨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坏，他固不應該將厨刀鉄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来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却可以有几条希望，就是望吃菜的沒有“嗜癩之癖”³，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着热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对于文艺批評家的希望却还要小。我不敢望他們于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

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过願其有一点常識，例如知道裸体画和春画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尸体解剖和戮尸的區別，出洋留学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笋和竹的區別，猫和老虎的區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別……。更进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学說为主，自然是悉听尊便的，但尤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两国；看不起托尔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点他的行实，真看过几本他所做的書。

还有几位批評家，当批評譯本的时候，往往詆为不足齿数的劳力，而怪他何不去創作。創作之可尊，想来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于翻譯者，一定因为他只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应当去如此如彼，是溢出于事权以外的事，因为这类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現在还将厨子来比；則吃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尽够，若于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样的呆厨子，也难免要說这位客官是痰迷心窍的了。

十一月九日。

《吶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經做过許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謂回忆者，虽說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藥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給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藥。回家之后，又須忙別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雷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終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誰从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为在这塗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¹，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別样的人們。我的母亲沒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²哭了，这正是情理中

的事，因为那时讀書应试是正路，所謂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这些事，終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謂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繪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們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論》和《化学卫生論》¹之类了。我还記得先前的医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来，便漸漸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騙子²，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譯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識，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間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預备卒業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軍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維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現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狀的，因此有时講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時間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給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較的多，我在这一个講堂中，便須常常随喜我那同學們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見我久违的許多中国人了，一个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国做了軍

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當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后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為各自的命運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幻夢了，這就是我們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願追怀，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⁵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⁶。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⁷，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

本，发了研究的質問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牠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办《新青年》⁸，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沒有人来贊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鉄屋子，是絕无窗戶而万难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們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說决沒有毀坏这鉄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說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証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說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現在是已經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借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

《呐喊》自序

士，使他不憚于前驅。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則当然須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藥》的瑜兒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願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說来，我的小說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說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說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間暂时还有讀者，則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說結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說的緣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魯迅記于北京。